

支行行长

下

邓长建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支行行长

下

© 邓长建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一大早去了省城。”林牧慈说：“行啊，正愁晚饭没着落呢，今晚有蹭饭的地方了。”李晓红就问什么时间过去，林牧慈回道：“现在走还早，快下班的时候我喊你。”

李晓红走后林牧慈的瞌睡也没了，将几份当天市行传过来的文件签过，又与客户部主任议了会儿工作，眼看快到了下班的时间，便去隔壁敲李晓红办公室的门。进门后见她电脑屏幕上还挂着游戏，便说：“快退出来，上班时间玩游戏，别人见了影响多不好。”李晓红回道：“装什么正经，在机关你玩得还少？”林牧慈说：“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大小你也是领导了，该做出榜样来。”李晓红说：“哼！如今的官场，哪个将上班时间拿来正正经经做事儿的？我玩游戏又怎么了？有人上班还算计着收贿玩女人呢。”林牧慈说：“笑话，人家收贿玩女人还敲锣打鼓告诉你？”李晓红冷笑道：“收贿的咱没见到，找情人嘛……眼下倒有一个，老婆不在家，连家里钥匙都给了人。”林牧慈就知道她在说那日托冬妹修防盗门的事儿。笑道：“你呀，说你傻吧你又不服，就算我们有那事儿，什么时候交钥匙不好，非要在你面前露丑？”接着，就将修防盗门的事讲了，李晓红听了便不再言语。

林牧慈回办公室拿上自己的移动硬盘和工具包，与李晓红从行里出来，开着那辆宝马直接去李晓红在彩虹小区的家。林牧慈还是头一次进李晓红家门，房间是复式结构，装修依然典雅、舒适，李晓红的电脑摆在自己的卧室里，书房还有一台，李晓红说是姚君的。林牧慈打开李晓红的电脑，开机后自检通过，启动操作系统时却总是死机，先用自己带来的移动硬盘里的修复工具试了一遍仍没有效果，便告诉她操作系统的启动文件坏了，若能从别的机器上复制一份，就免了重装的麻烦。李晓红说她没有姚君机器的密码。林牧慈说这好办，不知道密码也能将文件拷出来。李晓红说：“你试试吧，只是……千万别留下痕迹。若让他发现我动了机器……”林牧慈说：“你放心好了，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两人来到书房，林牧慈从工具包里拿出一把螺丝刀先打开主机的机罩，又用笔将硬盘的电源线，数据线的位置画了下来，这才小心翼翼将硬盘卸了下来。回到李晓红卧室，林牧慈将硬盘安装到李晓红的机器上，开机后将丢失的文件恢复了，重新启动后便顺利进入操作系统。李晓红见了，惊喜地说：“行啊，真的是手到病除。”林牧慈说：“你这机器里病毒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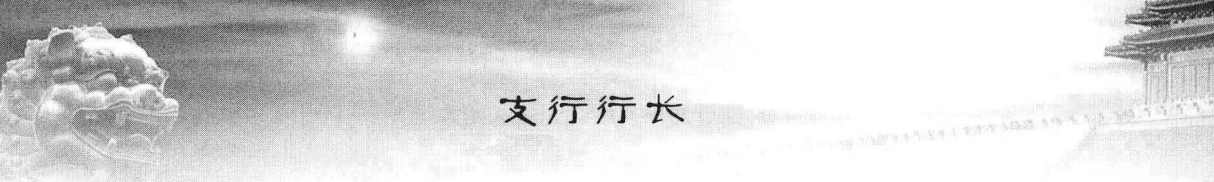
多，不消除老毛病还会再犯。”李晓红听了忙说：“是吗？你就给杀杀毒吧。”

林牧慈不想费时间在网下载杀毒的软件，就在硬盘搜寻，找到姚君那块硬盘时发现数据占用的空间与硬盘标注的容量有很大的差异，再往下搜索发现姚君竟然对一块逻辑盘做了隐藏并加密。若放到平时，林牧慈到此就会罢手，毕竟窥视别人的秘密是不道德的。这时候偏偏想起分行那座出了问题的大厦，又想到杨国庆与姚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天赐良机此刻怎可轻易放过？

凭经验林牧慈知道一时半会儿是解不了密的，便将隐藏区做了镜像克隆到移动硬盘上。一切做毕，又试了李晓红的机器，见没有问题了才将那块硬盘卸下，重新装回到姚君那台机器上，又按照已画的草图将电源与数据线位置摆好，最后将机罩再原封不动装上拧上螺丝钉便算大功告成。回到李晓红卧室，见她正在试网上游戏，便指着移动硬盘问道：“这里有几个挺不错的游戏，要不要？”李晓红回道：“行啊，有小五张没有？”林牧慈便将几个游戏拷到她硬盘里。李晓红将小五张打开了，说：“玩几把如何？谁输了今晚的饭钱谁掏。”林牧慈笑道：“不讲理了，今晚本该你请客的，真是输了不亏赢了倒赚啊。”李晓红也笑了，说：“我这人向来只论米不讲里（理）的。你玩不玩？不玩算你输，饭钱你掏了。”

两人开始玩牌，灯光下李晓红的脸色很是憔悴。林牧慈便笑道：“还是头次见姚君，样子蛮潇洒的嘛。”李晓红听了竟半晌没有吱声，眼眶里反倒亮闪闪地噙着泪。林牧慈见了不知自己错在哪里，愣在那一时竟不知如何劝慰她。过一会儿李晓红说：“别提他，玩我们的。”接着又玩了几把，是李晓红赢，两人便出去吃饭，饭钱自然归林牧慈付。李晓红笑道：“你今日亏大了，出力又出银子。”林牧慈回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你就知我没收获？”

两人分手后林牧慈回到家先将计算机打开了，又从移动硬盘里调出从姚君机器上克隆过来的分区，将隐含属性去掉后发现分区已被加密。毕竟有了解密省行数据中心的经验，林牧慈一眼就看出姚君不过是利用网上下载的加密软件对分区进行了加密。这种加密软件算法简单，破解起来要容易多了。到了后半夜，姚君设置的那道脆弱的防线在林牧慈的进攻下土崩瓦解，一个个用英语标注的文件夹暴露在林牧慈面前。林牧慈先将这些文



支行行长

的小道儿。”林牧慈又问他是否见过萤火河，男子回道：“那景致只在七月七后半夜才能看到，还不是每年都有，庄稼人哪有那份闲心？村里也有人见过，那是夜里寻找走丢的羊瞎撞上的。”

离开村子，穿过一条树木茂密又有些阴森的小路就到了河边。这一段河谷很深，河水静静地在谷底流淌着。河两岸是缓缓起伏的冈子，一条小路在冈间蜿蜒，路两旁是青草地和零散的秋庄稼。走了一程西山顶那片亮光便完全消失，而半轮淡黄的月亮却从背后的冈子上升起，所以脚下的路还算分明。华青山毕竟有丰富的行军经验，这样的路对他如走平地，自告奋勇将装有食品和纯净水的旅行袋背在肩上在前面带路。这么停停走走，翻过一道冈弯月已升上中天。这时候月光半明半暗，远山如烟，谷间的河水闪着粼粼波光。

上一次看萤火，也是到这儿走不动了，林牧慈提出返回，华青山说这么长的路都走过来了，放弃了岂不可惜？两人就这么僵持着，最后华青山说：“投票，少数服从多数。”于是，三个老街的少年为自己的毅力举手表决。想到这儿林牧慈来到冬妹身边，悄声说：“还记得么？那年在这里你投了我的反对票。”冬妹说：“我也正想着这码事儿。记得冈那面的坡上有一片坟地。”

歇了一阵儿众人又动身往前走，坡上果然有一片长满荒草的坟地。当年走到这儿，三人被坟地上幽幽飘忽的鬼火吓坏了，华青山掏出水果刀先将自己的手指划破，鲜血马上就流了出来，说：“鬼怕血，只要自己的血流出来鬼就不敢近身。”冬妹听了要过刀将自己的手指也划出了血，轮到林牧慈，刀尖对着手指哆嗦着就是不肯往下落，喊道：“不行，我……我怕疼。”冬妹夺过刀在他指头肚上轻轻划了一道口子，问道：“这也算疼？”华青山在旁边笑道：“你呀，这辈子当不上兵了。”

小路在坟地边绕过，突然见到坟地上绿荧荧的鬼火，冀红顿时紧张起来，不由得贴近了林牧慈，林牧慈心里也发虚，便紧紧拽着冀红的手。出了那片坟地，两人才松开了手，林牧慈感觉手心竟是湿的，回过头，见身后的冬妹正望着他笑。林牧慈便悄悄碰一下冬妹的胳膊，冬妹心领神会与林牧慈放慢了脚步，待那两人走远了，冬妹笑道：“姐姐在前面呢，怎么落下了？”林牧慈说：“今晚是不是醋喝多了？”冬妹冷笑道：“有冀玉呢，这醋也轮不上我喝。”林牧慈说：“我怕你落下，想帮帮你，没想热脸贴上个冷

屁股。”冬妹回道：“不稀罕，就算我走不动了还有青山呢。我是请你了还是求了你？”这话真让林牧慈哭笑不得，回道：“我不与你拌嘴，有句话想告诉你。”冬妹说：“你讲好了。”林牧慈说：“听了你别急，有人要打农具厂那块地的主意。”冬妹听了大吃一惊，忙问这消息是否可靠，林牧慈简要将消息的来源告诉了冬妹，见冬妹不语，林牧慈笑道：“急了吧？可见冬妹心里只有那位陶大哥了。”冬妹已没心思琢磨林牧慈的玩笑，只是怔怔地立在那里，林牧慈见了忙过去拉她一把。

翻过第二道冈月儿已偏西，众人也走的又困又渴。于是停下喝水吃东西补充体力。这里是一片平坦的草地，中间夹杂着黑森森的玉米地。冀红筋疲力尽坐在草地上说：“不是说翻过第二道冈就到了，怎么一只萤火虫儿也没见？”华青山笑道：“那些虫子正吃着晚饭，过会儿就该出来散步了。”

众人歇过又继续沿着冈上的小路往前走。这道冈平缓却又漫长，林牧慈走在最后，望着月下众人的身影突然产生一种奇异的念头，能否见到萤火河已无关紧要，只希望脚下的小路在如水的月光下永远没有尽头。此时，走在羊肠小道上的冬妹却心事重重。那个晚上陶洪亮向她表达了爱情，回到老街家中她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不知该不该接受他的求婚。而更让她为难的却是冀玉与她彻夜未眠的肺腑之言。冀玉当时叹道：“当初是我们懵懂，其实……你俩才是天生的一对啊。”冬妹红了脸默不作声，冀玉又说：“我讲的是心里话，你也别不好意思。你们俩打小一块长大，知根知底，感情也有了，将来成了夫妻一定比我幸福。”冬妹听了脸上更加热起来，冀玉说：“你也别推了，我和昊昊去了省城，牧慈又不肯离开香山，我们迟早要分手的……你是聪明人，我就不多讲了吧？”冬妹听了仍不做声，脸颊却越加滚烫。

不知是心情沉重还是路太长，冬妹突然感到很累。心想转过这道冈再不见不到萤火河，自己这辈子再不嫁人，就这么平静过下去。若真的有萤火河出现，就答应了陶洪亮，明年春天就嫁给他。牧慈呢，仍当做一颗最亮的星星放在心里。

翻过冈弯又见到明亮的河水，只有月光洒在两岸的草坡上，却没见到一只流萤。所有的人似乎都累了，再加上失望，半晌竟没一人讲话。冬妹绝望地注视着碎银般的河面，耳畔只有哗哗的流水声。突然，华青山喊道：“看，看啊……”大伙随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几点微弱的荧光在河面

慈听了大吃一惊，忙问道：“冲那份阅文笺来的吧？”华青山回道：“这倒不清楚，家里给翻了个底朝天。我和你嫂子拾掇了一夜。”林牧慈说：“下一步有可能轮到你办公室了。”华青山说：“啥时得闲了，你去我办公室装一个隐蔽的摄像头，割草打兔子，不定还能多一份证据。”林牧慈回道：“这个好办，下午我就给你装上。”

华青山走后，林牧慈抽空去附近的科技市场买了一个微型摄像头，下午去华青山办公室，将摄像头藏在空调的出风口处，走线路时却费了不少脑子。走明线肯定不行，暗线又不能破坏墙体，只得将天花板的石膏板揭开，横穿到窗帘处再拐到书柜后面沿墙脚与电话线一同走到电脑桌下面。走完线启动计算机，装上驱动程序，又将摄像头的角度调整到最佳位置。试过效果后将使用方法教给华青山，看他会用了才离开这座大厦。

出了大厦，林牧慈仰头看看太阳还高高悬在西天，回单位吧待不长又该下班，忽地想起在老街自己家院子里摘的半篮葡萄，便回去将葡萄提了下来，然后又坐车去了冀玉爸妈家，进门意外地见冀红穿着裤头汗衫正满头大汗打扫卫生。冀红见了林牧慈并不回避，说快完了你先坐。林牧慈坐下喝了一会儿茶，又聊了几句便要告辞。冀红说：“我还要去医院，就一同走吧。”冀玉妈说：“这葡萄蛮甜的，我们老俩口又吃不完，你就拿些过去吧。”

冀红挑了两串装在一只鹅圆的竹篮里，换上一件墨绿色的裙子。裙子的质地较厚，就有舞台上金丝绒做的大幕那种华贵的感觉，再配上墨绿的颜色更显得典雅超俗，林牧慈的目光少不了在冀红身上多逗留了片刻。

两人来到楼下，冀红说：“白老师快不行了，我正想去医院看她，你也去吧。”林牧慈听了忙问道：“白老师顶多也就六十吧？怎么就不行了？”冀红说：“胃癌，前年在北京做的手术，这些天突然转移了，医生说无法再做手术，只能挨日子了。”林牧慈听了不觉黯然。

等冀红打开了车锁，林牧慈骑上车，冀红就坐在后座上抱着竹篮。路上冀红问道：“冀玉一走就剩下你自己，还过得惯吧？”林牧慈回道：“还行吧。工作一忙倒也不觉得空落。”冀红说：“冀玉那丫头太精明，做事又极有主见，连个商量的余地儿都没有。我看那，是她想去省城了，正巧又碰上昊昊出事儿，这才是正瞌睡呢有人送上枕头。”林牧慈说：“去省城也不是坏事儿，那里医院的设备、技术香山可没法比，对她的事业会有帮助。



了客厅与餐厅。进门就见老杨穿一件碎花的大裤衩仰卧在竹躺椅上听收音机，躺椅就放在客厅的南门，面对着狭小的凉台。老杨见到林牧慈点头笑道：“牧慈今日怎么想起串门了？”林牧慈回道：“冀红让我陪你喝酒呢。”老杨听说有酒喝，脸上立刻堆起灿烂的笑容。冀红对林牧慈说：“你先与老杨聊着，楼下就有商店，我提瓶酒再让他们做几个菜。”林牧慈忙说：“我又不是外人，千万别麻烦，随便俩小菜就行了。”

冀红走后林牧慈便与老杨有一句没一句聊着。望着眼前这个不到五十便已老态龙钟的男人，林牧慈真有一种流水无情，岁月易逝的伤感。上小学那阵儿老杨与冀红一个演郭建光一个演阿庆嫂，晚上排练，冀红常带了林牧慈去看热闹，那时的杨哥在林牧慈眼中高大英俊，能拉会唱是何等的潇洒。

正聊着冀红拎着几只塑料袋上来，进厨房不大工夫就将一盘酱牛肉，一盘芥末拌黄瓜，一盘水煮花生米，一盘五香猪蹄端上桌来。老杨迫不及待将酒打开了，先给林牧慈的杯子斟上，斟了半杯林牧慈忙捂住杯口说：“这就够了，再多可要醉了。”老杨抱着酒瓶问道：“真的够了？”林牧慈回道：“我这酒量，杨哥还不清楚？”老杨说：“也行，真不能喝就不攀你了。”一边说着，就将自己面前的杯子斟满了。两人碰杯后，林牧慈不大喜欢喝白酒，只用嘴唇碰了一下酒杯，老杨却一口气将足足可以盛二两的酒杯喝得露了底，随后抹了抹嘴喊道：“痛快。”

喝着酒林牧慈就问他们的女儿放暑假为何没回来。冀红回道：“暑假在一家公司实习，这又开了学，只好等过年回来了。”林牧慈说：“也好，既增加了实践经验又挣了钱。”冀红叹道：“话是这么讲，该回没回心里还是想的，以后在外地参加了工作，见面的机会更少。”老杨说：“如今从香山出来的学生，凡有些出息的再没一个肯回来。”冀红说：“你这话就不对了，牧慈不算一个？”老杨说：“我就弄不明白，香山有啥好留恋的？堂堂的名牌大学生哪儿找不到一份好工作？看人家冀玉，牌子比你差远了吧？省城有了地儿头不回就走了。”

说到冀玉林牧慈一脸的无奈。节前林牧慈去了趟省城，晚上儿子昊昊睡在书房，等夜深人静两人上了床，林牧慈迫不及待脱了衣服就要与冀玉亲热，冀玉却问道：“洗过没有？”林牧慈愣了一下，回道：“一激动，忘……忘了。”冀玉板起脸喝道：“去，洗过了再来。记住，多洗几遍，别

学叙旧，也算是给她捧了场。林牧慈说：“真羡慕你们，如今我那些同学各奔东西，就是在香山的也少有来往。”冀红说：“你在笑我吧？这个年龄了，为了一口饭仍没日没夜地奔波有啥可羡慕的？哪像你，正头顶的太阳。”

嗑了一阵儿瓜子，除了零星的几位演员上去偶尔露一面，仍是那几个年轻的女子把持着舞台，林牧慈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便拿起桌上的铅笔在纸条上画拉了一行字，交给来来往往穿梭的服务员。冀红见了，问道：“搞什么名堂啊？”一会儿工夫，就听那位主持人念道：“下面是九号台的林先生请冀红女士演唱《沙家浜》‘智斗’一场中阿庆嫂的‘垒起七星灶’，请冀红女士上台。”话音没落冀红倒吃了一惊，嗔道：“你疯了！多年没唱早生了，你出我丑啊？”

这边正埋怨着，那边主持人又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台下就有人拍巴掌，拍得最响的还是远远那张台上的几位客人。冀红见再不上就要冷场，只好硬起头皮上了舞台，向观众鞠过躬说：“林先生给我出了道难题，多年不唱词都记不清了。”说完了清清嗓子就等那边乐队奏过门。等了一阵儿却不见开锣，下面的客人便开始窃窃私语，一位敲梆子的中年人起身解释道：“这哪年月的曲子，没谱怎么演奏？”

话音刚落，那边就有一位客人离座说：“我来试试，一把京胡就够了。”就见一位近五十的男子快步来到舞台旁边的乐队，马上有人递过来一把京胡和一张椅子，那男子坐稳了操弓试了试音，又将音调准了便开始拉过门，过门之后冀红亮起嗓子唱起：“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这段唱腔林牧慈既亲切又遥远，依稀又回到少年时代。

一曲终了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那边的几位更是不停地拍着巴掌。冀红向台下观众鞠躬道谢完毕，与拉京胡的男子去那边谢过众人才回到林牧慈这边。林牧慈等她喝过一口茶说：“这不蛮好的？字正腔圆一气呵成。”冀红仍处在兴奋中，脸上红扑扑地说：“我也奇怪呢，这多年没唱，还能一字不拉唱下来。”

似乎与冀红刚才得到的掌声赌气，三台那位留寸头的田先生一口气点了崔莹三出戏，后面才听到十一台点的戏。又听了几曲再不见有人点冀红，林牧慈问道：“晚上点你戏的多不多？”冀红回道：“也就一两出儿吧，三出儿就不错了。”林牧慈说：“一晚上也挣不了几个钱啊。”冀红叹道：“曲

数。”这时候全场再没第三人敢点戏，所有的人是既听台上的戏又看台下的戏，钱老板更是在两张台之间不亦乐乎地穿梭。叫到三百八的时候，冀红已开始唱第五出儿了，就见田总带着手下愤然离席而去，临走还向林牧慈这边狠狠剜上几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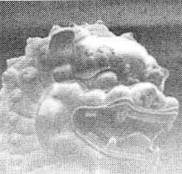
十一点茶楼打烊，冀红的几位熟客过来说：“好戏好戏，今晚是台上台下都有戏看啰。”

两人来到街上，路过夜市时林牧慈说：“吃些东西再回吧。”两人寻一处清静些的位子，要了两个凉菜，两碗鸡丝馄饨，又要了两瓶啤酒。酒喝了半瓶冀红脸颊便飞上桃红，说：“牧慈，太谢谢你了。”林牧慈说：“冀红太客气。”冀红说：“今日怪了，恍恍惚惚总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林牧慈说：“我也是，脑子里总闪着你排练的镜头。”冀红眼里突然现出晶莹的亮光，说：“真想念做姑娘的日子，那时候无忧无虑，整日做着没边没际的幻想。”林牧慈说：“幻想嘛，哪有不美的？”冀红说：“那时候人就常发呆，心里有好多的幻想。再大了，又开始想爱情，将爱情想得比花园里的玫瑰还绚丽。到头来……真的全都变成了梦。不怕你笑话，至今我还没出过省呢。唉，有时候想想，觉得这辈子活得挺冤的。”冀红讲的是实话，曲剧是小剧种，只在香山和西边几个县流行。

吃完了夜宵，林牧慈送冀红回家，路上冀红突然说：“回到家里，今晚的感觉就全没了。”林牧慈笑道：“明日再找回来嘛。”冀红说：“可能吗？就像天上的闪电，你可以看到它，却永远抓不住它。”林牧慈说：“你没做过哲学家的梦吧？”冀红就问怎么讲，林牧慈回道：“这话挺有哲理的嘛。”逗得冀红也笑了，说：“陪姐去老街看看吧，有些日子没去挺想的。”

两人步行着到了老街，又蹑手蹑脚进了院子，怕惊动了人，两人说话几乎贴在了耳根。夜已深，四处是秋虫的唧唧声，院子里树木茂密，将两人全罩在树阴下，只能看清对方明亮的眼睛，微风中不时有烧汤花的清香飘过来。

沉默了一会儿，冀红说：“岁月若能凝固该多好啊。”林牧慈便问道：“假如岁月真的能凝固，你最希望停留在哪个年代？”冀红不假思索回道：“当然是学生时代了。特别是在学校宣传队那阵子，连做梦都是鲜花盛开。”林牧慈又笑着问道：“你与杨哥……是他追你呢，还是你追他？”冀红想了想，回道：“怎么说呢……他演郭建光的形象真的很帅，唱得又好，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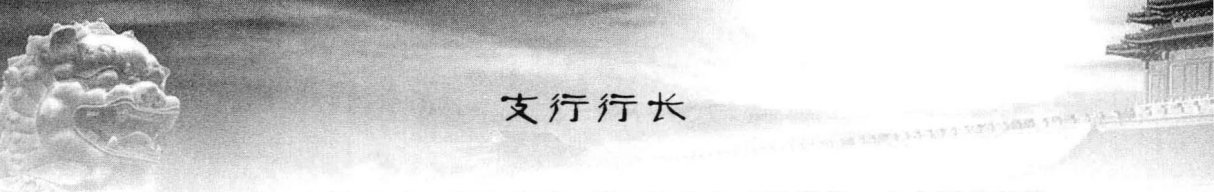
支行行长

时有许多女同学追他。我呢，也有男生在追……真是看花了眼，稀里糊涂就嫁了他。”林牧慈说：“每次看你们排练，见你与杨哥又说又笑，我心里都快妒忌死了。”冀红说：“那时你才多大？毛孩子也学会了吃醋。”林牧慈说：“你还不知道呢，后来见你们恋爱，心里更恨他，有几次还将他的自行车胎放了气。”冀红听了笑道：“没良心的，姐对你那么好，你还这么坑姐。”林牧慈回道：“那时就怕他将你娶走，再见不到你。”冀红听了这话，踮起脚在林牧慈耳边说：“这话嘛还算有点儿良心，当初姐也没白疼你。”

冀红这话也是有根据的。那时候几家的关系极为融洽，林牧慈从小就将那两个院子当做自己的家，遇到开饭就吃，玩累了不定谁的床就睡，北院那里冬妹妈待他自然如亲儿子，缝缝补补几乎都担了起来。南院这边冀红妈在工厂上三班倒又经常加班，家务活冀红做得更多些，再加上冀红性格温柔，待林牧慈似亲弟弟一般，去哪儿林牧慈都影子似的贴着，冀红也乐意带着女孩子般秀气的小牧慈，有那不知的还以为是姐弟俩呢。那时候林牧慈就莫名其妙怕冀玉，冀玉虽只比他大了两岁，见了他和冬妹却是一脸的不屑，张口便称毛孩子。一次冬妹和他缠着冀红教唱歌，教完后冀红出去买菜，两人就在院里练习，没唱几句趴石桌上做作业的冀玉吼道：“唱什么唱！卖铜卖铁的难听死了。”

这声吼吓得两人禁若寒蝉，待他们正要离去，冀玉又将两人喝住，说：“都是你们吵的，害的我写错了字。去，给我买一块橡皮回来。”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五分钱来。林牧慈乖乖接过钱还没挪动步子，冬妹却不乐意了，问道：“我又不是你的丫环，凭什么使唤我们？”冀玉说：“毛丫头，字还不识呢竟敢和我顶嘴！”冬妹说：“也别说我们，你才认得几个字啊？”冀玉说：“黄毛丫头，我出个题你若答得上来，这趟差事就免了，要是答不上……你得被我使唤两次。”冬妹说：“行啊，你出吧。”林牧慈忙拉住冬妹说：“别上她当，你赢不了她。”冬妹说：“我偏不服她，好像这世上就她最聪明。”冀玉说：“行，你听着——树上有十只鸟，打死一只还有几只？”冬妹撇撇嘴说：“就这题啊？——一只也没了，剩下的全吓跑了。”冀玉说：“不对，还剩下一只，那只被打死的鸟挂在树杈上没掉下来。”冬妹听了喊道：“这……这，这么巧就挂树上啊？”冀玉冷笑道：“谁让你这么笨？今日偏偏就挂树上了。”

自那日林牧慈对冀玉是既佩服又发怵，连一向不服人的冬妹见了她也



支行行长

上了车，两人先去工艺美术厂。冀红进去交过了绢花，出来望着林牧慈笑道：“刚领了工钱，牧慈想吃啥姐请客。”这话儿听了让林牧慈感动不已，二十多年前冀红参加工作领回头一个月的工资，曾对林牧慈说：“姐发工资了，牧慈想吃啥姐请客。”此刻林牧慈说：“还是……冰淇淋吧。”冀红听了笑道：“牧慈还是老样啊，一盒冰淇淋就打发了。”

两人在路边的冷饮摊上买了两份冰砖，就立在车旁吃着。吃完了冰淇淋林牧慈问道：“晚上还去茶社么？”冀红想了想说：“今晚月光好，就不去了。”林牧慈笑道：“演出费可是没了。”冀红说：“钱嘛，总挣不完的。”林牧慈说：“好久没听过你唱歌了，不如……我们唱歌去？”冀红说：“那些乌七八糟的地方我不去。”林牧慈想了想打开右边的车门，等冀红上车后便将车开上通往西山的那条公路。望着路两旁密密匝匝的秋庄稼，冀红笑道：“你要敢使坏，小心我告诉冀玉。”

帕杰罗的性能确实不一般，动力强劲，一般的冈子不见减速，很快便到了三岔口，林牧慈往左拐向往南的那条柏油路。这条路初春时林牧慈与李晓红曾走过一回，才几个月的工夫，已从桃红柳绿变做漫山遍野的油绿，油绿中还不时见到已割过穗的高粱。又走了十多分钟，远远地望到浓绿掩映下红墙青瓦的鹿鸣山庄，山庄背后是黯淡下去的晚霞。冀红说：“我想下去走走。”林牧慈将车停在路边，两人下车后冀红走上旁边的矮冈，深情地望着那一带黛色的山影。三十年前，学校宣传队来林场演出，放了暑假没事做的林牧慈也想跟着来，冀红拉上演郭建光的杨国勇便去向队长撺掇，音乐教师出身的宣传队长说：“这孩子徒有一副好形象，可惜没嗓子，也罢，就让他管拉幕搬道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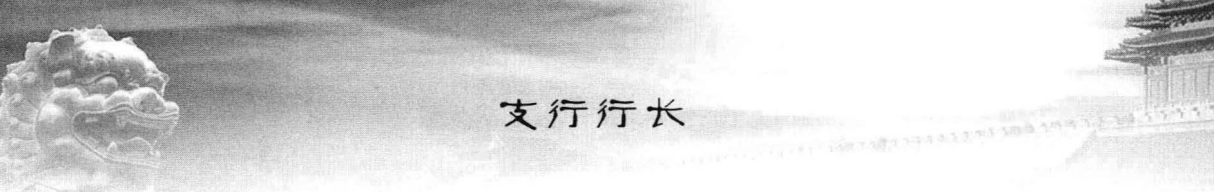
那日中午到了林场，下午布置舞台林牧慈跑前跑后比谁都卖力，快结束的时候不小心划破了裤子，而且那三角的口子正处在一边的屁股上。冀红见了，便去林场家属那里借来针线要将划破的口子缝上，林牧慈捂着屁股就是不肯让冀红下针。旁边有人笑道：“小家伙还知道害羞呢。”冀红叹道：“不让你来吧，你哭鼻子，来了又拖累人。”一边说着，抬头四下望望便领着林牧慈向场部后面的林子走去。刚走进林中就听到淙淙的流水声，两人寻声穿过林子，忽然见到一条清澈的小溪，溪水中是从山上滚落的巨石。石头的空隙间还夹着粗细不匀的松树。冀红来到一块平坦的石头旁，喝道：“将裤子脱了。”林牧慈听了绕过冀红想躲到石头后面去，却被冀红

一把抓住，笑道：“小不丁点儿的，鸡鸡还没长成就知道害羞了。”林牧慈无奈，只好扭扭捏捏将裤子脱下来，原来里面没穿裤头。冀红就坐在石头上将裤子上的口子给缝上。

林牧慈穿上裤子，两人并没有马上离开小溪，先脱了鞋在溪水里跑了个来回儿，又在石缝里捉了几只螃蟹，临走的时候林牧慈突然拾起两块鸡蛋大的石块，四下里张望了一遍，在溪边寻到一棵齐头高的马尾松。一握粗的树干上成品字形分出三条枝杈，林牧慈就将两块石头并排放置在树杈间，冀红就问什么意思，林牧慈说：“一个是姐姐一个是我。”冀红笑道：“等你一走，风吹雨淋这石头早没影了。”林牧慈却说：“不会，不管多大的风雨我都要和姐姐在一起。”冀红笑道：“将来牧慈娶一个俊媳妇，便把姐忘脖子后了。”后来，冀红出嫁那日林牧慈望着远去的冀红突然想到那棵松树，便坐上公交车在三岔口下山，又徒步行九公里找到那片林子，沿着小溪上下寻了个遍再没见到那棵夹着石头的松树。

不知不觉间夜色渐浓，西山只剩下一带若有若无的墨痕，一轮皓月却从东边的平原上缓缓升起。两人回到车上，林牧慈将车开进鹿鸣山庄，绕过那座白色建筑，沿着林阴道直接驶进湖旁的停车场。进到雨荷轩，幸亏来得早，临水的栏杆旁还有几张座位，刚坐下不久，陆续进场的客人便将剩下的几张台子坐满了。对着服务生送来的菜单，林牧慈问冀红想吃些什么，冀红显然不适应这里的环境，略显不安地回道：“随便，只是……别太破费就行。”林牧慈知道冀红不习惯西餐，便点了一碟汴京烧卖，一碟稻香居的锅贴。随后又要了两杯红酒，两客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冀红见了笑道：“下午的冰淇淋还没吃够啊？”林牧慈说：“不知为什么，和你在一起就想吃冰淇淋。”

不久要的菜送上来，两人对面坐着，中间玻璃缸的清水中漂浮着红色的蜡烛，闪着令人心眩的光晕。冀红虽小家碧玉出身，平日里也没有上大场面的机会，在这里却表现出与她的年龄十分相符的端庄优雅。这时刻，心静如水的冀红眼睛里便如秋日下明静的湖水。望着这再熟悉不过的目光，林牧慈感觉身子要飘了起来。那边舞池边响起慢四的舞曲，这边成双成对的客人纷纷离座走向舞池。林牧慈问道：“想不想跳一曲？”冀红只是摇头，林牧慈又问：“要么上去唱一曲？让那些三流歌手今晚全吓趴到台下。”冀红俯过身，轻声说：“今晚儿我只唱给你一个人听。”



支行行长

这话让林牧慈好感动，血管里顿时涌起澎湃的激流。正有一句没一句说着，一位留着长发，手拿萨克斯管的年轻人突然立在他们面前，原来是沈小斌。沈小斌已认出两人，忙说：“哟，林行长与冀红老师难得光临，点一支曲子吧？”冀红笑道：“你那现代派我享受不了。”沈小斌回道：“这里与茶楼不同，现代派营造的气氛才是谈情说爱的好去处。”冀红听了依然笑道：“沈小斌，本来我还想点你的曲子，听你这话，想来也点不到合适的。”沈小斌听了意味深长笑道：“两位想听的，也许不在这里。”等沈小斌走远了，林牧慈望着冀红笑道：“耳福不浅，又听到一出《智斗》。”

结过账，去那边休闲区开了一间包房，要了一壶咖啡，咖啡送上来同时又奉送两碟甜点。选曲的时候，冀红说：“最好是二重唱，半道儿你顶不上我还可以带带。”两人先唱了一首《敖包相会》，这是一首典型的男女声二重唱，林牧慈唱第一段，这支曲子难度不大，但音调比较高，林牧慈虽万分喜欢这首歌，却没有一回囫圇地唱下来，每次第一句还勉强能哼出来，第二句便觉气短，好似破竹子敲在瓦罐上，到第三句已经是气若游丝，连呼吸都困难了。这次在冀红带唱下，对着屏幕的提示居然一气将全曲唱完。

放下话筒，林牧慈兴奋地喊来服务员，让再送两瓶啤酒。冀红见了忙阻止道：“你酒量不行，再喝就多了。”林牧慈说：“今日我特有成就感，你也该祝贺我啊。”一会儿啤酒送过来，林牧慈斟上两杯，一杯放在冀红面前说：“干！”碰过杯先将自己这杯干了，冀红端起杯子，放唇边喝了一小口又放在桌上，说：“趁热打铁再点一曲，兴许唱得更好呢。”林牧慈又点了一首黄梅戏《天仙配》中的《夫妻双双把家还》。见到曲名冀红笑道：“贼心不死，你就装坏吧。”林牧慈也笑道：“这是演戏，你别当真啊。”刚唱了两句，无奈林牧慈心猿意马，一口气上不来卡了壳。冀红望着林牧慈说：“你休息一会儿，姐唱给你听。”林牧慈连选几屏，见到一首《情深意长》，便说：“就这歌了。”伴奏的音乐响起来，冀红一会对着屏幕一会儿望着林牧慈动情地唱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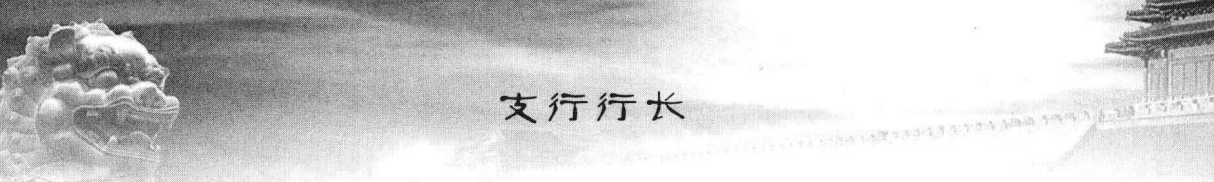
冀红唱歌本来嗓音就甜，再加上今日又是拿出心来唱，那歌声中的感染力真的是情深意长，林牧慈听了更是神魂颠倒，人如羽化，恍惚间就见冀红面颊绯红，艳如桃李，刚灌下的酒精顿时燃烧起来。一曲终了，林牧慈再也控制不住瞬间喷发的激情，突然冲过去将冀红紧紧拥在怀中。冀红

在他怀里气急败坏喝道：“牧慈，你醉了，快松手！”林牧慈并不理会她的喊叫，反将她抱起来放倒在沙发上，疯狂地在她脸上亲吻，一边就去解她衣服上的扣子。冀红又气又羞，挣扎中抽出手来在林牧慈脸上狠狠抽了一巴掌。这一巴掌将林牧慈从酒精中打醒，不觉从冀红身上滑下来无力地坐在地板上。冀红从沙发上起来，一边整理着凌乱的头发和散开的衣服，一边板着脸说：“送我回去！”林牧慈惶恐地从地板上站进来，先招来服务员结过账，然后满面羞愧跟在冀红后面下了楼，

林牧慈与冀红在鹿鸣山庄的水榭边喝着红酒的时候，冬妹拾了几个容易消化的月饼去了周奶奶家。进院见两位老人正在祭月。香山的老人们似乎对中秋节更为重视，只见一方矮桌上摆着月饼和瓜果，桌上的香炉里两炷并排的香还燃着袅袅的青烟。周奶奶说：“闺女来烧炷香，月姥会保佑你一生平安。”冬妹见周奶奶如此真诚，不忍拂了她的好意，便点燃一炷香，跪在蒲团上拜了三拜。从周奶奶家出来，回到店里将刚做出的月饼每个花样又拾了几个。嫂嫂见了沉着脸说：“香山又没什么亲戚，拿去送谁啊？”旁边力士忙说：“大过节的，不就几个月饼？冬妹单位人多，拿几个尝尝也应该的。”冬妹将挑好的月饼装在一个手提袋里，回头道：“我不白拿你的，记我账上好了。”嫂子说：“这可是你讲的，我只管记了。”

去农具厂的路上，大街上的车辆行人比往日少了许多，路两旁的商店也格外地冷清，只有酒店门前车来车往，霓虹灯不知疲倦地变幻着俗气的大红大绿。路上冬妹用手机与陶洪亮通了话，问他在家还是在厂里，那边回道在厂里。冬妹问道：“过节也不回家？静静和楠楠呢？”陶洪亮回道：“静静和楠楠还在她们姥姥家。今晚过节，值班的人我全给打发回家了。”冬妹挂了电话直接去了农具厂，到了农具厂门前见两扇铁门紧锁着，便抓起门锁上的铁链子敲了几下。门卫出来见是冬妹，取来钥匙将一扇小门打开，说：“陶师傅在车间，你过去吧。”

冬妹进到厂里，厂区前些日子已被断了电和水，惨白的月光下高大的厂房如一座尊尊静卧的怪兽，一排排黑洞洞的窗户便似怪兽恐怖的眼睛。也亏了是冬妹，若换了别的女子早吓得魂飞魄散。冬妹趁着月光来到后面五金车间，见合欢树下的长椅上坐着陶洪亮，从这边望去陶洪亮侧对着她，一动不动似凝固的雕塑，只有在吸烟时才偶尔有微弱的光亮闪动。



支行行长

冬妹过去不声不响在他身边坐下，陶洪亮却没有反应，依然闷头抽着烟。自车间电源莫名其妙被断后生产便停了下来，厂里虽说有一台陈旧的柴油发电机，但功率太小，有些设备还是开不起来，如今柴油顶得上香油的价格，发电的成本也确实让他吃不消。陶洪亮曾去找过供电公司，人家却告知他供电线路老化正在检修，至于什么时候送电就不好说了。还是厂里那个调去的工友私下告诉他，鬼的线路老化，这全是局长的命令，你找谁也没用的。一局棋走到这个地步，明摆着姚君要拖垮陶洪亮他们，当然还有租借了临街房那些做生意的客户，没有了水电他们更熬不起，要不了多少日子便会乖乖搬家走人。

就这么无言地坐了很久，冬妹说：“认命吧，你斗不过他们。”陶洪亮叹口气说：“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若是我陶洪亮没能耐将这次的活儿做砸了，就是拖上打狗棍去讨饭也认了。偏偏正走着上坡路，就有人将我们往深坑里推。”冬妹说：“总不成一棵树上吊死，离了农具厂就没别的路可走？”陶洪亮说：“冬妹啊，大家砸锅卖铁才凑了这些钱，哪是说丢就丢的？就说池小飞吧，连房子都抵押出去才凑了这些钱，真的血本无归他不拿根绳子上吊才怪呢。”

冬妹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吃过晚饭么？”见陶洪亮摇摇头，冬妹说：“我也没吃，今日是十五，我给静静、楠楠带来几样月饼，不如先给她们送过去了，再找个地方你陪我吃一些如何？”陶洪亮听了便起身与冬妹一同离开车间。两人先去陶洪亮弟弟住的家属院，到楼下冬妹说：“我在下面等你，就不上去打扰大家了。”一边说着将手中装着月饼的纸袋递与陶洪亮。陶洪亮上去时间不长便从楼上下来，仍提着那个纸袋，说：“月饼妈收下了，可她非要把自己腌的咸鸭蛋送你几个尝尝。”冬妹就问：“你告诉她我在楼下？”陶洪亮回道：“说了，妈还说怎么不上楼坐坐。”冬妹望着陶洪亮说：“你呀你呀……就不会撒个谎说我没来？”

从家属院出来，两人沿人行道走了一段，路边有一家门面不大还算干净的酒店，冬妹说：“就这家吧。”进去后里面还有几张空桌，两人拣靠墙的桌子坐下，冬妹一口气点了两个凉菜两个热菜，又给陶洪亮要了瓶二两装的白酒，给自己要了一瓶果汁。陶洪亮见了忙说：“就我们两人，吃不完岂不可惜？”冬妹说：“你啊，让我怎么说才好？”冬妹话不重，却似潭水深不见底，陶洪亮忙自嘲道：“得得，打铁的就是打铁的，上不了台面。”冬

妹扑哧一声笑了，说：“我可没轻视你的意思。只是……我们难得吃顿饭，又逢着十五，情绪正高呢让你这句话搅得好心情也没了。”陶洪亮也笑了，说：“这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做工人的穷惯了，花个钱都要掂量几下。哪日我有了钱比你还会摆阔气——你信啵？”冬妹说：“我当然信了，别说在大酒店吃顿饭，二奶也包得来呢。”陶洪亮一听这话急了，忙指天发誓道：“冬妹，我若是娶了你，将来有半点不忠天打五雷轰……”冬妹听了忙捂住陶洪亮的嘴说：“讲个笑话你也当真？我信就是了。”

两人接着不紧不慢地吃着，结果还是剩下不少的菜，冬妹说吃不完兜走。陶洪亮听了脸上便现出窘色，冬妹笑说：“我们又不是阔人摆什么谱？这些菜拿回去你也少做了一顿。”

出了酒店便见一位弯腰驼背的老婆婆迎上来，向他们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冬妹摸摸衣袋没有找到零钱，便将一张十元的票子给了老人，老人感激地接过了，不停地向他们拱手作揖。走出一段后，陶洪亮说：“世上的穷人太多了，你接济得完么？”冬妹说：“这道理我也明白，就我这点工资不吃不喝也打发不了他们。可我又狠不下心拒绝，一见到他们头上的白发我就想到妈，就想落泪。”陶洪亮说：“若想帮助他们，就要多做产品，扩大厂子的规模。大家都有活干了，穷人才会真正减少。”冬妹说：“可惜了，就凭这话你该做市长，省长。”陶洪亮叹道：“惭愧，我一个工人，就是有天大的抱负也是句空话。”

走了几步陶洪亮要回去推自行车送冬妹回家，冬妹说：“今晚的月亮不错，你陪我走走吧。”两人在月光下沿人行道慢慢地走着，从市区到老街五里路直走到月上中天。来到老街桥头，陶洪亮望着冬妹说：“想好了没有？也该给个回信了。”冬妹就知道是问她婚事，心想也该给他个交代了，沉默了片刻说：“我想过了……明年春天，我们结婚吧。”听到这话陶洪亮惊喜地一把将冬妹揽入怀中，说：“就今年吧，为何非要等明年春天？”冬妹说：“你的事业才刚刚上路，还需要好多的钱……再说，我喜欢春天，一生中只有一次的婚礼应该放在春天。”陶洪亮说：“行，到那时我们办一个最浪漫的婚礼。”一边说着，捧起冬妹的脸，轻轻地将自己的嘴唇贴了上去。如水的月光下，冬妹任他疯狂地吻着，晶莹的泪珠却从眼角滚出。

这时刻，林牧慈开着那辆帕杰罗正驶向鹿鸣山庄的大门。两人从上车